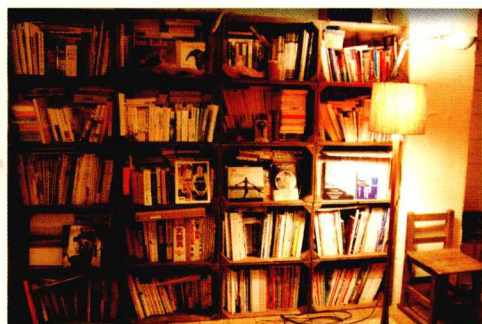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文月作品 1



读中文系的人

真是想让你知道

文学是永恒感人的

林文月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读中文系的人

林文月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中文系的人/林文月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5039-4780-3

I. ①读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0350号

读中文系的人

作 者 林文月
责任编辑 贺 星
特约策划 余 慧
封面设计 引文馆·柴 华
版式设计 引文馆·李 玲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76×640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4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780-3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部

偷得浮生二日闲 /3

生日礼物 /14

——为蔚儿十六岁生日而写

过年·萝卜糕·童年 /20

说童年 /24

读中文系的人 /34

马兵营之行 /41

重游神保町 /50

一本书 /56

终点 /62

——为《源氏物语》完译而写

第二部

《诗经》“国风”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 /69

-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 /77
- 陶渊明、孟浩然与王维 /84
- 读晏殊的几首春秋之词 /91
- “悠然见南山”与“池塘生春草” /100
- 兼谈古典文学欣赏的一种态度
- 读《台湾诗荟》的广告启示 /121
- 平冈武夫与《白居易》 /135
- 简评海涛著《中国文学讲论》 /143
- James Robert Hightower : *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*

第三部

- 漂洋过海到东瀛的中国爱情典范 /153
- 我怎么开始翻译《源氏物语》 /162
- 《源氏物语》简介 /170
- 物语的世界 /177
- 《源氏物语》中的和歌 /181
- 日本平安贵族的一生行事 /192
- 后记：一个读中文系的人 /198

第一部

偷得浮生二日闲

从莒光号的冷气车厢出来，斗六车站的一股闷热之气立刻冲散了身上的凉意。我们三人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匆匆午餐后，就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竹山。虽然咪咪离开我们才只两天，而且和她在一起的是我家工作了十年的忠实可靠的阿婆，但对于第一次离家的小女儿，外子和我都十分惦念着。昨晚收到了我预先为她写好地址的限时信，她用原子笔斜斜地写着：“爸，妈：你们都好吗？我已jīng平安到阿婆家了。我好想念你们，请快来bāng我。女儿思敏上。”对于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，让她和一个不识字的老妇人出远门，我们原都有些不安，但是拗不过倔强的她，而阿婆又说既然蔚儿三年前也去过一次，为什么这次不放咪咪跟她返乡呢？于是，我们决定让她俩先走两天，随后利用周末两天，我们三个人去接咪咪回家，也趁此机会去探望阿婆的家——这些年来每次返乡她都邀请我们去的。

阿婆给了我们一个她的长孙写的信封，上面有她家的地址。临走前夜又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方向目标。最后她仍不放心，所以说我们预定

到达的下午，她会坐在门口盼望。但是由于她说的地址是十多年前的老称呼——“浊水坑”，年轻的司机竟把我们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；“浊水”与过去的“浊水坑”仅一字之差，却一个在北一个在南；一个在平野上一个在山区，为此我们浪费了半小时往返的时间。那个老实的司机一路上抱歉个不停，我们虽然稍微耽误了会见咪咪的时间，但也多看了一些青山绿田，何况这也不能全怪司机，所以对于他的抱歉连连反而感到有些不安了。

车开入瑞竹里——十余年前的“浊水坑”——以后，我们三个人都睁大了眼睛找目标。我嘱咐蔚儿尤其要注意，但是他说这地方跟三年前不同了，从前是泥路，如今却铺了柏油，那一排砖房的骑楼柱子也都刷成一律的淡紫色，所以不认得了。叫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凭记忆去找三年来过的地方，委实也有些困难。最后是我视力强，在车子缓缓经过那一系列砖房时，瞥见了坐在许多人中间的熟悉脸孔。阿婆穿着她这次为返乡而新制的浅蓝色上装。她见我们下车，高兴得咧开嘴笑，一面从屋子里把咪咪唤出来。我的小女儿尽管信上“满纸相思”，却似乎在这儿玩得极开心，在我拥抱她时，她手里紧握着一条小鱼，头也转向她新认识的玩伴呢！

阿婆说她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，注意看着每一辆经过的车子，怎么我们的车子走过了头，她反倒没看清楚呢？我问她：“你说的什么洗衣店，电力公司在哪儿？”她和门口围拢来的男男女女齐口同声说：“喏，右边这儿不是洗衣店？左边这儿不是电力公司吗？”天哪！那家

洗衣店根本看不到橱窗和招牌，只是有三四根竹竿的衣服高挂在骑楼里。而电力公司呢，也只是在骑楼边上挂一个小牌子，却被邻居高堆的竹竿子挡住，屋子里摆着三张办公桌，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在那儿闲谈天。外观上洗衣店、电力公司、杂货店和阿婆家都没有分别，同在那排一式的新刷过淡紫色柱子的骑楼里，难怪车子驶过时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这时才恍然大悟，这就是阿婆那天所以坚持要坐在骑楼里等我们的原因。而事实上，这次若不是我眼快，恐怕要费很多时间才找到她家呢！

我们在骑楼下寒暄时，不觉地，周围已聚集了二三十个人，每个人被太阳晒黑的脸上，都有亲切的笑容。孩子们满脸污垢，光着脚，傻望着我们。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却似乎早已从阿婆口中听到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。“你们可来了！”这是每个人对我们讲的话。我们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，所以也只有回报以微笑。

我们原先已在竹山镇订好了旅馆，但是阿婆和她的儿媳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他们说：“不是好地方，可是既然来了，就住这儿吧！”却之不恭，所以我们就把行李袋交给了他们。阿婆的家是乡间最常见的砖房，前门敞开，正面供着神主牌，这儿是客厅，也是拜拜和接待上宾时的饭厅，平时则是邻居小孩出入围观那架分期付款电视机的地方。房子是长形的，客厅之后是不及三席大而阴暗的房间，靠边有梯子上楼。楼梯下是一个槽，堆着谷糠。剩下一小方空间，就只能放一张小方桌和三条长板凳，是家人平时吃饭的地方，饭桌上放置着一架充电机。阿婆这些年来在我家工作，把所有的钱都带回家里，所以家境已逐渐改善。她的儿

子去年花了两千元买了这机器，代镇上捕鱼人充电，每次取费五元；而有了它，自己家里日常饭桌上除了屋前种的蔬菜，山间拔来子以外，也可以吃到溪里的新鲜鱼虾了。最后一间是较大的厨房，有一隅砖砌的老式。厨房之外是一块露天的水泥地，洗脸、洗澡和晾衣都在这儿。再过去便是老式的厕所和养猪的地方了。后院子与邻居之间，只插着一排矮竹篱，所以彼此之间一览无余。如果做饭菜时临时短缺了葱姜什么的，可以不必走前门，隔着篱笆唤一声，邻居就可以递过来救急的。我们跟着阿婆到楼上去把行李安顿好。楼上分两部分，全都是低低的阁楼，为了接待我们，他们把前头那一间较好的房间让给了我们一家四口，阿婆带着两个孙女搬到后面那间只盖着竹棚屋顶的房间，屋主夫妇和其他两个孙子则决定晚上暂借邻居寡妇的空屋子。

乡间的晚饭，在下午五点多便开上来了，我们略在那只有一条街的镇上走动一下，便被请回去吃饭。供神主牌下面那张方桌子抬到厅的中央来，又从隔壁借了一条长板凳，一桌就可以坐上八九个人了。本来乡下人请客，妇女和孩童是不上桌的，而今天我们四个人是主客，所以全都坐了下來。阿婆度假回家，也受着上宾的待遇，另外又请了两个邻居长辈来陪我们。满桌鸡鸭鱼虾，都是阿婆的媳妇和归宁的女儿忙了一个上午做出来的。烹饪的方式无非是水煮的和油炸的，大块大块的都堆在盘子上、碗里头。阿婆今天是以主人身份招待我们，所以她明知道两个孩子不爱吃肉，也各给他们前面的碗里夹满了切得厚厚的肉。咪咪和蔚儿不知如何下箸，两个人都用求救的眼神望着我，最后还是改请添两碗

炒米粉，他们才吃饱了先下去。男人们用指甲里镶着泥土的手抓着玻璃杯敬外子喝啤酒。阿婆的媳妇每端出一个菜，便叫我多吃点儿。天还亮着，不是拜拜的日子而请客，所以门口引来了一些邻居儿童，几条狗在桌子板凳下穿来穿去捡地上的肉骨头啃。我们吃着、喝着，谈着被台风吹倒的香蕉树和当地的特产——掘不完的竹笋，一顿饭竟也吃了约摸一个半小时。吃剩的菜要端到里屋去给妇女和孩童们吃。我看阿婆的媳妇和女儿太辛苦，想帮着收拾桌面，却被阿婆推开。她说：“难得到我们这儿来做一次客人，又何必这样忙呢？今天连我都光吃不做事的呀！”

饭后已是薄暮时分，由于午后下了一场阵雨，这山边的小镇颇有几分凉意。我们在屋檐下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，又在街上溜达一下，以助消化。这时候，每家人家都亮起了灯，因为大家都敞开着大门，所以清楚地看得见家家户户的活动。大部分的人都围着桌子在吃饭，孩子们则多半端着碗到处串门乱跑。这一条街上有四台电视机，一家饲料铺子的彩色电视机高置在屋角的桌上，最吸引附近的观众，大人小孩搬来自己家里的板凳儿围在前面看，也有不少人倚着柱子伫立而观，俨然是小型电影院。而屋主人脸上丝毫没有愠色，也跟着大家一起被节目逗得哈哈大笑。外子和我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这真是大同世界！”这镇上没有富人，也没有太穷的人，大门整天开放着，生活也几乎是公开而没有什么隐秘的，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小偷。譬如说你家今天丢了一辆脚踏车，而他家明天平白多出了一辆脚踏车，全镇上的人都会觉得可疑而来评理主持公道了。这使我想起阿婆来台北的头一年，由于不懂得用号码锁，我

外出时，她常常用一根粗铁丝将门把略盘就出去和人谈天，每次我责怪，她总是说：“哪儿来那么多的小偷啊！”现在我明白了，几十年生活在这种朴厚的环境里，她当然不能想象大都市的丑陋和罪恶啊！

我们呼吸着晚间清凉的空气，在镇上绕了一圈，走回到饲料铺前时，那位年轻老板笑嘻嘻地对外子说：“洗澡水放满了，就请过来洗个澡吧！”我们正不解地互视着，阿婆走过来解释：“他家的洗澡设备是全镇上最好的，你们就过去洗个澡吧。”果然，那浴室的空间虽小，却有瓦斯炉装置，而浴缸也是彩色瓷砖砌成的。当我一脚放进满缸的温水中时，不免想起刚才老板那微带失望的脸色，因为他满心要招待外子先享受一次舒服的沐浴，却料不到惯于最后洗澡的外子竟让我先来洗。这在重男轻女传统的小地方该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吧！

由于旅途劳顿，加上跟着大家早早入睡，次晨我们都较在台北时醒得早。可是阿婆的儿子和长孙已先吃了早饭到田里工作去了。她的女儿和大孙女则抱了一堆衣服到溪边去洗，留下阿婆和她媳妇在厨房里忙着招呼我们吃早饭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勤劳的民风，使我们既感佩又赧颜。

我们预定中饭后到台中搭乘火车回台北。上午有一大片空白的时问。小镇上可走动的地方，昨天都已走访过。何况家家户户每个人都忙于生计，连咪咪和她哥哥在放下碗筷后，就呼朋唤友地到深仅及膝的小溪里捞鱼虾去了。无所事事的我们，突然变成了镇上多余的两个人。阿婆知道我们无聊，提议要带我们去看步行约需半小时的“山坪顶”。这

是一个散步兼赏风景的好主意，我们便各戴一顶斗笠出发。

走过石桥时，她指着桥下水落石出到处乱草的河床说：“这就是当年八七水灾洪流暴发的地方。”“那边树木丛生的地方，原是我们的家园。”“唉，若不是大水冲走了田地和房子，我们也过着好日子的！”她时常对我说，如果不是水灾殃及田产，做梦也想不到会一大把年纪出来替人家帮佣的。如今，我亲眼看到面目全非的荒地，也替她十分惋惜。不过，十年来，我们需要她，而她也宠待两个孩子如同自己的孙子，谁都不曾想到分离，她已变成我们家庭的一员；而每年回乡下两次，阿婆心里已俨然有两个生活的圈子了。

过了石桥往右拐，渐渐走入山坡路。南部八月的太阳虽烈，但是山腰里一片竹林成荫，间亦有微风梳过竹枝送来清凉，所以并不觉得太热。“竹山”真是名不虚传，远近到处是竹子。路边常看到有一堆堆刚掘出土的竹笋，那是深入竹林里觅笋的人暂时放置的，他们要掘到满满两筐才担下山去卖。这里出产麻笋、绿竹笋、桂竹笋和冬笋，所以一年四季没有吃不到笋的时候，再穷的人家都可以吃新鲜的竹笋过日子。当地人吃惯味甜肉嫩的新鲜笋，再吃都市里隔夜的笋，常有嚼蜡的感觉呢！

“山坪顶”是一个有三百户住家的另一个小镇，由于位在山腰间，所以柏油路都是狭窄而蜿蜒的。走过那两旁有矮砖墙的坡路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家人家的生活情形。这儿多数房子仍保留古老的四合院式建筑，瓦顶土墙和坚实的晒谷场，更富于浓厚的乡村气息。有人在晒谷场上晒着谷子；有人在屋檐下用熟练的手法将竹枝捆扎成扫帚；三五个女

孩子促膝谈笑，手中却不停地剥着花生。看来除了光着脚衣裳不整地嬉戏在阳光下的村童，这儿也没有一个偷懒的人。家家户户都养猪，一路上听见猪叫伴着蝉鸣，那特殊的臭气也阵阵扑鼻。鸡粪处处，穿着皮鞋的我们要注意躲开，赤足的当地人反而全然无视地踩过去。火鸡都高栖在屋顶上，“咯喽喽”的叫声此起彼落，使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：“鸡鸣桑树颠，狗吠深巷里。”我所不解的是：火鸡的模样儿都相同，大小也没有什么分别，怎么大家不会弄错而起纠纷呢？阿婆给我的答复颇简明：“自己养的，当然认得啦。”

一路上阿婆见到许多熟面孔，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，有的是在擦身而过时，有的是从屋子里探出头，有的是隔着墙。突然间，她看来像个大人物似的，大家都笑嘻嘻地叫她。“阿顺婶你来了！”而阿婆却说她已近十年没有来过“山坪顶”了呢。只是，我注意到乡下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极朴素。“阿顺婶你来了。好久都不见你来哟。”“是啊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就到前面铺子里去买一瓶酱油。来我家坐坐嘛。”“我还要到前面走走呢。”十年不见的朋友一旦见面，就只说这几句话。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待做，关心和喜悦都只能从彼此诚意的笑容中看出，却没有一点虚伪的寒暄或夸张的热络，这使我深受感动。

“山坪顶”比阿婆住的小镇“浊水坑”虽然多出一百户住家，但是不到二十分钟光景也就走遍了全镇。这时已近正午，阳光强烈，我们不想再步行回去，就在一家杂货店的板凳上坐下来等公交车。两个光着背只着蓝布衬裤的中年男人坐在我们对面，跷着脚，一个吸纸烟，一个嚼

槟榔。我悄悄地对外子说：“这两个人倒是挺悠闲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仔细听听他们谈些什么。”这才晓得他们俩看来悠闲，却正在那儿谈今年麻笋的底价，可能正进行着一笔大买卖呢。看那满身结实的肌肉，满脸辛劳的皱纹，周围一地的槟榔渣子，你怎么猜得出他们会拥有一大片竹林子呢？

不久，那两个人似乎已谈妥了买卖，抽纸烟的一个拍拍屁股先走了。另外一个嚼槟榔的便转向坐在藤椅上的老头子搭话起来。三四个预备进城穿得较整齐的小伙子揶揄着：“可别对××伯提起他老伴呵，那天出葬时他哭得好伤心呢！”老头子苦笑着说：“没那回事儿，老婆死了可以再娶，父亲死了可就没有第二个啦！”但是，他的眼睛却望着遥远的天边，茫然若失。从片断的对话里，我把握不到什么，但是一个朴实而纯美的故事却盘旋在脑际。不久，老头子也弯着腰回去了，他将回到一个儿孙满堂，却没有老伴的家去吗？“七十多岁了，人老不中用喽。数着日子过活呢！”那个嚼槟榔的这次冲着陌生的我们说。他怕我们听不懂，又笑着加上一句注解：“数着死期啊！七老八十的，老伴也去了，不死干啥？”我们不知回答什么好。他看了我们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似的：“咳，走啦，走啦！日正当中，该回去吃饭喽！”想起方才那老头子，看着逐渐消失在草径里的光背，再眺望四面青翠的山野，我也突然有所感触了，茫茫宇宙间，人所逃避不过的是循环不息的生老病死、生老病死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。

乡间公交车的班次时间是配合村民工作需要的，所以我们等了

约一小时才见车开来，下坡路加快了驾驶的速度，不到十分钟就回到“浊水坑”了。车站边上稻田里有三个妇女跪在泥中除野草，看到我们下车，都抬起头来，斗笠和蒙面的布挡住了大半的脸，我只看见她们咧嘴笑时露出的牙齿。她们见了阿婆异口同声地问：“阿顺婶，你上‘山坪顶’去了？那儿今年的麻笋收成好不好？”这使我不禁又想起两句陶诗：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。”中午的骄阳炙人肌肤，而稻田里土壤的热又反射在跪地俯身操作的三个人身上。我同情满身泥泞操劳不息的她们说：“真是辛苦，真是可怜！”阿婆却说：“她们都还年轻，做得动，有什么关系？活儿嘛，本来就是要去人去做。倒是有时台风来得不是时候，眼看着谷子就要饱满起来，被风雨摧残，那才教人伤心，那才看得会教人哭出眼泪来呢！”我想她心里一定又想起给水灾冲毁的田了。

午饭后略事休息，我们就准备离开了。搭乘公交车本来是十分方便的，但是阿婆的儿子却早已经骑了脚踏车去“香蕉公会”打电话叫出租车，我们只好坐在骑楼下等。这时候，一排房子远近的人又都围拢来，大家善意地跟我们打招呼。“明年孩子们放暑假再来啊？”“山区偏僻地方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不过笋还新鲜就是啦！”“台北人多热闹，这儿空气比较新鲜呢！”我望着那些仍是陌生却又似面善的一张张脸，不知该对谁回答什么好。微笑着，微笑着，却几乎忍不住眼眶湿润起来。

车子快开动时，阿婆的儿子才说：“到台中的车钱已付过了。”外子抢着要还他钱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拿回去。阿婆的媳妇也说：“你